

简墨书系列

经典叹美

| 简墨文人书

简墨著



简墨书系列

经 典 叹 美

——简墨文人书

简墨
著

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经典叹美 / 简墨著 . -- 济南 : 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 , 2015.4 (简墨书
系列) ISBN 978-7-83012-052-8

I . ①经… II . ①简… III . ①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 .
①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59742 号

出版人：吕美亮

责任编辑：玄洪友

装帧设计：姜雅妮

书 名：经典叹美

主管部门：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：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

(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 189 号)

电 话：(0531) 82098384 传 真：(0531) 82098384

网 址：www.sddzyx.com

邮 编：250002

印 刷：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×1092 1/16

印 张：23.25

字 数：321 千字

版 次：2015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83012-052-8

定 价：39.8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母亲唱过的歌谣（代序）

简墨

尊敬的师友们，

大家好！

虽然会前师友们都在说不用感谢，但还是想表达一下心底的谢意——感谢中国文联的领导和同仁们，感谢精于诗歌、书法、绘画、戏曲、音乐，从南京、天津、河南、沈阳等地赶来的各路专家们，感谢媒体朋友们，感谢大家百忙中抽出时间参加我的作品研讨会，之前还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来读它们，真是对不住。也感谢出版《中国文化之美》系列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和济南出版社，感谢没能到场的多年来为我发表作品、做全书连载、开辟专栏的报刊编辑朋友们，您为我付出的巨大努力、辛苦和心血，我将铭记。

起心动念写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品，很久了吧？那时还在母亲身边，在每天一首诗、一篇大字的懵懂里，不知人事变幻。直到后来，母亲出了一点问题，才明白：原来最值得宝爱的事物，那么容易就可以失去。

于是，就开始做起一件寸草心报不得三春晖的事情——报得报不得，都要报，不是吗？我的生身母亲刘绍梅女士，与我的祖国，她们在我心里早已合二为一。

母亲有多么美丽，我的歌喉就有多么鄙陋，而即便用去一生的时间也歌唱不出她绝妙风姿之万一，我还是要忍不住依偎住她，跟随她唱过的神曲，小声为她做起和声……



有谁不想感谢母亲呢？有谁，舍得忘记，母亲曾唱给自己的歌谣呢？那么，就让我，让我们以各自幕后和声的方式，来回应母亲的歌唱吧，也请我们的孩子加入进来，把每一家的孩子都请来。

这样，母亲唱过的歌谣，以及母亲，便永存在这世界上。

谢谢大家！

（注：此文为作者在中国文联举办的“简墨作品研讨会”上的发言）

目录 Contents

母亲唱过的歌谣（代序）

第一章：京昆之美

《京昆之美》：摩挲戏文，诉说灵魂，滋味魅惑，辽阔深远，诠释大写的人性。

——中国日报评论

- 序：永远年轻的艺术 /003
- 一、一声何满子 /006
- 二、卿应怜我我怜卿 /011
- 三、男儿何不带吴钩 /015
- 四、暗香浮动月黄昏 /020
- 五、一别江山 /027
- 六、弹铗而歌 /033
- 七、不知何事萦怀抱 /038
- 八、诗人曹操 /045
- 九、暗室有灯 /051

第二章：民乐之美

《民乐之美》：细摩乐器，兼品乐曲，先锋手法，文字天成，
诗意图漫。

——中国日报评论

- 序：无用的梦游 /061
- 一、埙篇——泥土飞翔 /069
- 二、唢呐篇——小丑 /073
- 三、古琴篇——不采而佩 /076
- 四、扬琴篇——洒落的谷粒 /081
- 五、三弦篇——他的琴 /084
- 六、古筝篇——丝绸或月光 /087
- 七、阮咸篇——一只蚯蚓烂醉成泥 /090
- 八、编钟篇——滴落 /094
- 九、马头琴篇——小说散文诗歌和一封信 /098
- 十、擂琴篇——万物在心 /102

第三章：书法之美

《书法之美》：作者融自身书家的体验，悟性引领审美，彰显
书法背后的光芒。

——中国日报评论

- 序：他·您·我 /107
- 一、张芝——总有些花朵要牺牲 /110
- 二、悲痛的飞白 /115
- 三、美人羲之 /121
- 四、比好更好的好女子 /127
- 五、那样的舞蹈 /133
- 六、雪封门 /139
- 七、一棵树 /145

- 八、浣花笺纸桃花色 /152
- 九、谁有我痴 /159

第四章：国画之美

《国画之美》：深剖析作品，行文动人，语言大气，质地结实，串起中国美术史。

——中国日报评论

- 序：站 点 /167
- 一、吴道子——星辰之上的星辰 /169
- 二、荆 浩——开图千里 /175
- 三、范 宽——绰号美丽 /179
- 四、陈洪绶——朴素的意义 /185

第五章：唐诗之美

《唐诗之美》：以豪壮旷放为轴，尽写大唐风骨。

——中国日报评论

- 序：这歌唱情不自禁 /193
- 一、王勃——万里念将归 /198
- 二、张若虚——试衫着暖气 /203
- 三、孟浩然——长揖谢公卿 /211
- 四、李白——白发三千丈 /219
- 五、李商隐——为谁成早秀 /223

第六章：宋词之美

《宋词之美》：以温婉低回为线，倾吐有情之语。

——中国日报评论

- 序：词牌子的蜜月之旅 /231

- 一、陈亚：寄生草 /233
二、晏几道——忆吹箫 /239
三、苏轼——东坡引 /249
四、李清照——醉桃园 /257
五、张玉娘——半死桐 /268
六、严蕊——好花时 /274

第七章：元曲之美

《元曲之美》：以粗粝颗粒为核，长啸出世心绪。

——中国日报评论

- 序：开始觉得牡丹美 /283
一、关汉卿——风中之旗 /286
二、白朴——自由之歌 /293
三、倪瓒——纸上风景 /301
四、张养浩——搏命复出 /308

第八章：诗性之美

《诗性之美》：缕析哲学理论，挖掘无名诗之伟大，吐唾重塑，不乏神来之笔。

——中国日报评论

- 那些花儿 /321
白云谣 /324
妇病行 /337
采桑度 /348
后记 /359





第一章：京昆之美

《京昆之美》：摩挲戏文，诉说灵魂，滋味魅惑，
辽阔深远，诠释大写的人性。

——中国日报评论

永远年轻的艺术

——《京昆之美》序

有人告诉我：万松浦网站的“尔雅轩”文学版块上出现了一个极受欢迎的作者，叫简墨。出于激赏，他们特意把这些文章逐篇打印出来，于是让我有了一次愉快的阅读。

这又一次说明，网络只是一个传播和运载工具，它可以负载极坏的东西，也可以涌流出极好的东西，可以给人以多种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斑驳的电子之河漂来了好文字，我们完全值得打捞出来，像时下朋友为我做的这样。把这些文章展读一遍才知道，原来全是写京剧和昆曲的，是对这种完美的传统艺术的一篇篇赞赏和慨叹。一个沉入者，不无痴迷，可又是如此年轻的人。朋友说作者不仅爱好京昆，而且还精于绘画和书法。

这一代人，在传统艺术熏染之下走得这样远的，真是少见。以前当我一次又一次看着京剧，为其中的唱腔和扮相入迷时，有人说这是老了的征兆。好像年轻就等于西方艺术和风尚的追逐，等于咖啡加摇滚之类。据说更年轻一些的，即便是西方的经典都不再看了，他们要看要听的是最新的——正在流行着的西方艺术。（西方）流行成为一个标准，且是一道年轻的门槛。那么尽快从这道门槛退出来呢？就不年轻了？

仍然年轻。不过这样的年轻，会是更为长久的、更有创造力和有个性、有见识的生命，即真正的青春和力量的显现。

盲目跟从只是一种生命力孱弱的现象，不管是因为幼稚还是衰老的



原故，都大抵是如此道理。因为辨析和深入需要一种力量，这力量必来自生命的清新和强大，来自更巨量的记忆贮备以及纵横比较的识别认知能力。

我在阅读简墨这些篇章时，心里充满了快慰。这是一个多么细心的、懂得品咂生活的作者。将粉墨熟透，倾听，陶醉，忘我。再联想起对书与画的专注，会觉得匆忙紊乱的现代生活被其过得聪明起来。实际上没有什么会比我们的书法及绘画——更有这里的京昆——再能够温文我们性情的了。它陪伴我们的晴耕雨读，使我们变得深沉起来，安稳起来，让日子迎送得更加工整有序。

人生穿行在长长短短的时光里，总要踏着一种节奏，这节奏原是有许多的。摇滚是一种节奏，京昆也是一种节奏。让我们慢下来，再慢下来，享受这不无艰辛的幸福生活。简墨以不太大的年龄即感受了中华文化的古老节奏，真是难能可贵。这样的心情，或许只有经历漫长滋养的老年人才会拾得。

我注意到作者纯粹的口味：几乎不太提到新改编的古装戏或现代戏。是的，京剧（或昆曲）作为一个概念，在这里是需要十分完整的，它不仅仅是一种唱腔的模拟和因袭，而要是它的全部：从服饰到口吻再到剧情，更包含了唱念做打，甚至还有岁月给予的一层荧光，有它神秘的闪烁。

从如上的隐而不彰的苛刻要求来说，稍稍粗糙一点的食物人家是不吃的。食不厌精，这在文化艺术方面就尤其如此。

一些现代京戏的吵闹、逼真的实景，连同没有根柢的对白与唱词，让人觉得它们其实只是本门艺术的赝品，或者根本就不得其门而入。京剧的写意性格，文静辽远，某些当代京剧制作者压根就不通。京剧遇上热情的现代“老赶”，也是一种不幸。

简墨恰恰深得这写意之妙，有悟有感有叹，是这些文字的最长处。

也正是从这里起步，才能步入京昆之堂奥。由此再拖迤到国画、书法那里，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。行草之飘逸，篆隶之高古，都会在京昆之中一一再现。遥遥舞台之上，分明是一帧活动着的

水墨丹青。

我读了这些文字，更浓厚起来的情绪，更多一份的冲动，是从头细细地看那些老戏。它们其实是永远年轻的艺术。谁拥有了它们，谁就拥有了长长的青春。

另外，我还得赞扬这些字与句，它们安造得好，活泼灵动，读来传神达意。

张炜

(作者为著名作家、山东省作协主席)



一声何满子

万物与真正的艺术家相遇，都是有福的了。

艺术家的原则大抵是删繁就简，然他（她）另有一样本领，又是将简弄繁（如你所知，任何事物，简的背后都藏着繁呢）。看她和他，一个叫门，一个开门，何等简约之事，而写戏、作戏人因崖而作势，因仄以旋舞，杯水中吹动风波，小题大做，文如鬼工，叫人乍舌兴叹。

好了，且看这一出鬼叫门——

天黑黑。

一个被命运的耳光煽来煽去的人，轻轻地来，比一缕轻烟更轻地，试着来煽它的耳光了。

她原本也有一个家——在最初新衣新鞋启程的时候，谁没有过一个家呢？一个齐全、欢悦的家？只是，走着走着，我们就失散了。

她和我们一样，在父母膝下承欢，撒娇弄痴，都长成女士了，还全是一个乳齿才堕的娃娃。然而娃娃总是常常被生存的大手搓揉才能成为大人。她也不例外：他们本是东京人氏，到京东投亲未果，流落到郓城，爹爹又不幸故去，她便卖身葬父，哭着嫁了自己不喜欢的恩人。可我们晓得，恩人是最不宜于做爱人的——还不如个仇人。何况，那恩人他每日价“只爱学使枪棒，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”，忙着拉帮结义、暖老温贫，把“水也似后生，况兼十八、九岁，正当妙龄之际”的她撇着，兀自做着些与生活和爱情毫无干系的不着调的事情。这样的人，哪里是什么男人？去山上做强梁罢了，何必给人家做丈夫呢？

她渴着，像旱了一个冬季的禾苗，她那么瘦弱、枯干，那么祈望饱满的汁液的润泽，可他不是小妻子的“及时雨”。

于是，她的黑夜一样的黑眼睛开始游离，像一对蝶，从一个黑夜到另一个黑夜。那样的黑夜似乎是永无穷尽的，似乎是传说中的“极夜”，在她感觉的、很久很久的、就要老去的光阴里，她看不到花丛。

然而那样香的香气也是遮也遮不住的——它来了。

他来了。

说起来，他还是他的同事，相熟得很。可熟人之间派生出的较之生人之间的可怕，有时要可怕一千倍呢。

他在他的眼皮底下，香诱着那蝶，厮缠在一起，酿成了个蜜。

到底还是因了别事，那蝶纷飞消残了，殉了黑夜。

还是在某个黑眼睛一样的黑夜里，白裙缁衣簪红花地，只着了罗袜，慢镜头一样地现身，来寻她的香了——她放不下她的郎君，竟至于死也不能安心作鬼。她是偷溜出来的吗？回去是不是要受阎罗的惩罚呢？要下地狱吗？……

她顾不得了。她思念他，什么都顾不得了。

她的面容美艳绝伦，反觉凄凉无限——只因她和他，烫的烫，凉的凉。

她第一次来叩他的门，如同第一次地，他去叩她的门。

低低的气音含着三分羞涩、一分惊慌，以及六分的亲昵——像初次浅抱的少女，像初次回门的女儿，听来却如同午夜河流昼夜不息的掺了悱恻的呜咽：“三郎……”

一声何满子，双泪落君前——可怜她去了多久，就思念了多久。

里面鼾声停了。她的三郎锦衣绣绦，丰姿特秀，只是鼻子上落了个小小的豆腐块，像一坨鸟粪。

这登徒子如猩嗜酒，连面都没见地也爱上了。他听是女子，惺忪逃走，喜上心头，渔色心切，得意不禁，径自说出口来——亲妻芳魂不远，心里却只想是桃花。男人的记性啊。

他只推说想不起（也是真的想不起，也是——何曾想来？），开始



轻薄——其程度令人绝倒：“外边夜露下了，我若猜得着让你进来——我猜到了你可不能溜哦！”喜滋滋嘴巴涎水滴答，如她心头雨的滴答。

“啊，啊，莫不是向坐怀柳下潜身？”“莫不是过男子户外停轮？”“莫不是红拂私在越府奔？”“莫不是仙从少室访孝廉封陟飞尘？”一曲《渔灯儿》他给唱念个金石样动听。嘿，在陌生女子面前耍帅呢。

随着他问声的越来越高昂和激切，她回答“不是”的气音都依次转了懒音、病音、赖音和哭音。

她复叫：“三郎……”这一声哀鸣，有如飞鸟应了箭声的落下，“你且开了门自认识。”他的凉薄逼她不得不以攻作守，来护住她的火热。

那三郎大喜过望——他轻薄，还以为别家轻薄若此——他取了烛台，来相照，一时照得见，一时又不见。

他有点慌，心扑塌塌地，似外边渺远钟声。

一时又照到，他惊转了喜，混水摸了一把她身上，扯着嗅了：“天！泥土味！”仍未猜着。

唉，是郎脑忒笨，还是郎心似铁？

待她点出她。是她时，他竟推脱“哪个杀的你找谁去”如此无赖话语。而她却无怨言、无戾声、无恼意、无愠色……一小女子如是之宽宏大度，鬼性里不也有了佛性？

而后他竟急急作法，念了庙宇里学来的“退鬼咒”，打算退她。

那猪油蒙了心的女子却并不怪他——我们也不怪她，她实在是被爱情蒙了眼睛。为了讨得郎君欢心，她还暗中缁衣偷换了红裳。

等他就了烛光颤抖了觑时，“三郎……”一声，清歌也似，她三叫了心上的人，早红了面孔——想起那年那月，蝶恋着花的日子……今次的呼唤已经透了轻盈和悦，如春风骀荡里，蝶舞翩跹——她彻底忘记了自己是个鬼，“你且近前来，看我比往日颜色如何？”

他竟低声咕哝“你这副鬼脸……”

也许到底鬼的耳力可疑，也许竟是装着没听，她的爱着的心拒绝冷漠或背叛——她把爱人想得好了，也是一种继续得到爱的笨法子罢？虽